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四

青宮直講

尚書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王是武王孟是長孟侯是說諸侯之長封是康叔的名謂之小子者親愛之詞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明德是務尊尊崇德性慎罰是務要不用刑罰武王命康叔說惟乃大顯考文王着實能明其德把五常之理尊崇明備無一毫人欲之私使民自然觀感歸于德化又着實能慎其罰把五等之刑審察得精明允當使民自然畏懼不敢輕犯不消更用刑罰文王造成周家基業只是能明德慎罰這兩件事

不敢侮寡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經寡是窮民庸是用祗是敬威是刑武王又說窮民是人所易忽的文王則不敢易侮那窮民發政施仁必先要使他得所百姓中有才能當用的人或棄而不用文王則能用其所當用有道德當敬的人或輕視他文王則能敬其所當敬有姦惡當刑的人或不能制文王則能刑其所當刑文王既有仁民之政而又用能敬賢討罪都出于至公無一毫喜怒之私所以盛德光輝發越顯著于下民不可掩故曰顯民

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我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叙乃寡况助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九則十

一二邦是說隣國怙是怙恃冒是覆冒殪是滅我是大武王又告康叔說文王盛德既已光輝發越顯著于下民以此始能創造我區夏三分天下有其二及我隣國也以漸修治起來如虞芮之君便來質

成汝墳之境都能遵化至於盤西伯所管的地方都怙恃文王如父覆冒文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昊天上帝昊天上帝深用嘉美乃大命文王滅了大殷大受天命使萬邦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叙無一人失所尔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以此方才成得王業王業既成故尔小子封得享爵為東方諸侯勝殷誅紂乃武王之事此稱文王者武王謙詞不敢自以為功也

汝不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別來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九則十

宅心是處心知訓是知所以訓民天是理之所從出者即人之心德武王又告康叔說尔當大思遠念商家伊尹傳說那一輩老成的人處心只在義理上知道所以訓成下民的道理又當別去訪求聞知古先堯舜大禹聖哲帝王所行用以安保生民尔若多識前言往行到那直積力久處便能恢廓弘大此心中本然之天理若是則心廣



體胖動無違禮足以光裕尔之一身見之政事則無施不可自然不廢墜了在上君命此以下是告康叔明德之事

王曰嗚呼小子封桐瘵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以明十

恫是痛瘵是病武王嘆息呼康叔的名告他說為人上者當與民同休戚若民有不安便如疾痛在你身上一般你於臨民豈可不敬且天命不常治則興亂則亡雖甚可畏懼然其所輔佑必是誠實的好人下民之情好惡不一雖大槩可見然小民之心無恤他的便相愛戴暴虐他的便如寇讎尤為難保汝今往之國所以治民者亦無他術惟竭盡你心力不肯自安於富貴每日憂勤惕勵不敢喜好諸般暇逸豫樂之事以妨廢了政務便是你治民處

我聞曰然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惠是順懋是勉武王又告康叔說我嘗聽得古人說下民嗟怨不在

大也不在小惟看上人之所行道理上順與不順德行上勉與不勉耳若所行能順于道理能勉于德行則下民愛戴不暇豈有嗟怨之心此古人格言宜乎武王舉以告康叔凡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人有小罪非青乃惟終自作不典武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九月二青是無意誤犯終是有意故犯式是用武王告康叔說如人有小罪不是無意誤犯乃是有意故犯要做出這亂常不法的事來其用意如此這等人所犯的罪雖小却是姦惡可怒你不可不殺他以示懲戒此則帝舜刑故無小的意思

乃有大罪非終乃惟青災適尔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災是不幸適是偶如人有大罪不是有意故犯乃是無意誤犯出于不幸偶尔如此既當官自家聲說盡輸其情不敢隱匿這等人所犯的罪雖大却是愚昧可憐你不可殺他當從寬以示矜恤此則帝舜宥故無大的意思武王這兩段是設為死罪之大小以明其情之輕



重謂之有小罪有大罪是說衆罪中間有這等不同的不是說凡怙  
終小罪皆可殺凡青災大罪皆可赦也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服惟民其勅懋和仇三月二

有叙是刑罰有次序明是明其罰服是服其民勅是戒勅武王嘆息  
呼康叔的名告他說刑罰之輕重大小都有箇一定的次序次序紊  
亂則民心不服尔於是當大明刑罰的次序使無一毫私蔽畏服下  
民的心志使無一人冤枉將見下民皆相戒勅而勉于和順不敢乖  
戾以犯有司之法矣

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咎是惡乂是治民既交相戒勅而勉于和順則當因之以去其惡如  
要醫去自身的疾痛一般若能以去疾之心去民之惡將見下民洗  
心滌慮都棄去了平日的各惡而不為矣又當因之以保其善如要  
保護自家的赤子一般若能以保赤子之心保民之善將見下民享

德樂利都相安于治化之中而無一人之不善矣武王不以明刑為  
貴而以斯民向善棄惡為心卒致措刑之美於此可見正月十日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轟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  
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玼

蔽是斷則是法武王又嘆息呼康叔的名告他說為國之道不可不  
敬尔不要做致怨于民之事不要用非善之謀亂常之法只斷以此  
心之誠而無所矯偽大取法於古人之汲汲於修德者用以安定尔  
之心不至於厭常喜異省顧尔之德不至於忽近忘遠弘遠尔之謀  
不至於貪目前之利忘後日之患寬裕不迫行其所無事以待民之  
自安這等則尔德既純我必不以汝為有瑕疵而棄絕之乃得長保  
其國矣武王欲康叔不用罰而用德故告戒之言又如此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  
聽用康乂民



肆字未詳。爾雅書裏解作今字。命是天命。服命是服受於王的誥命。武王嘆息呼康叔說：今尔小子封立為諸侯，享此衛國，惟天命不于常。最是難保。若所行的善，便得天命所行的不善，便失了天命。尔當以此念念在心，莫使我所封尔的爵土自家殄絕而不能享。明尔今日所受於王的誥命，不可忽忘。尊尔今日所聞於我的言語，不可卑忽，用以安治尔一國的百姓。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替是廢典，是常法。武王於篇終又呼康叔的名說：尔往之國不可廢了所敬之常法。聽受我所命尔的言語而服行之，方能常有此殷民而世享其國矣。按康誥這一篇，武王命康叔拳拳于文王明德慎刑之家法，始終以敬。敬，敬典為言，誠以敬者修身化民之本，蓋非獨諸侯當然，為人君者尤不可不致意。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成

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廢，棊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殷先哲王是成湯，迪畏是畏之，而見於行也。天顯是天之明命，成王是成其君德，畏相是敬畏輔相，棊是輔宗是尚武王呼康叔的名，告他說我聞古人之言，惟說在昔殷先哲王成湯，能迪畏上天之明命，與小民之難保，不徒心裏畏懼，至於行事亦無不畏懼，惟其畏天命，畏小民，所以見於處已則常其德而不變，見於用人則秉其智而不惑，成湯之垂統如此，故傳世自太甲而至帝乙中間，賢聖之君六七作，雖時代不同，然皆能成就君德，敬畏輔相，未聞有一縱酒敗德，簡賢棄禮之君。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難之恭，未嘗敢有一人自暇自逸者。暇逸且不敢，况說道他敢崇尚飲酒，惟其君臣皆不崇尚飲酒，比商之所以興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外服指王畿之外侯甸男衛是四等諸侯邦伯是諸侯之長內服指王畿之內百僚是御事之僚屬庶尹是衆官之正亞是次大夫服是奔走服事之人宗工是尊官百姓是國中之民里居是在鄉之民武王說有商盛王之時不止那御事之臣不敢崇尚飲酒及王畿之外侯甸男衛四等諸侯與其長伯及王畿之內御事之僚屬公卿大夫衆官正與次大夫與奔走服事之人百官之尊者以及國中之民與在鄉之民都不敢沈湎于酒不惟畏懼法度不敢放縱去飲酒他職事的勉於職事無職事的勉於德業也無閒暇功夫去飲酒所以然者惟欲上以輔助成就君德使之昭著而不至昏昧下以助百官諸侯之長使敬其君而不至懈怠當時君臣上下內外無一人不在敬畏之中如此故武王舉以告康叔使法商之所以興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詭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

這以下是武王告康叔以商紂酗酒亡國的事後嗣王是指商紂易是改易燕是安盡是痛傷武王說我又聞得人說在商家當時後嗣紂王無道每日以酒沈酣其身昏迷于國政凡命令都不能明于下民其所祇敬保護的都是結怨于民之事又執繼不肯改易又大肆淫泆作苛技淫巧非常的事用安逸而喪失其威儀如作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全不成禮體所以百姓每無一人不痛傷於心悼其國之將亡而紂方且荒怠越親厚手酒並不思量停止了也力行無度至于如此可謂無道之極矣

王曰封子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夫監撫于時

監是監視武王呼康叔的名說我不是要如此多言所以言湯之興紂之亡這等詳備為何蓋為古人有兩句說話大凡人莫以水為監當以人為監若監視於水水不過照見人的面貌美惡而已若監視



於人則人之所行得失瞭然可知如今殷人酗酒自速其罪墜失了天命我豈可不以殷人之失為大監戒以撫安斯時乎武王聖人猶以紂為監戒蓋其言酒之不可不謹也

梓材

這一篇也是武王告康叔之書因篇中有梓材二字故取以名篇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達是通大家是巨室即卿大夫及都家也武王呼康叔的名告他說諸侯國中必有巨室大家為一國人所信服的然大家勢強其情最不易通若能施仁政以撫安一國之臣民却因其庶民及其羣臣之情以通達于大家則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而天下之情無不通矣至於王者位尊其情尤不易通若為諸侯的因其一國臣民之情以通達于王則王之心悅懌而上之情無不通矣諸侯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之無間則諸侯之責蓋矣故曰惟邦君王

言臣而不言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蓄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既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稽是治敷蓄是廣去草棘疆是畔畎是通水的渠塗暨是泥飾茨是蓋梓材是良木可為器用者雘是采色之名武王告康叔說為國之道便如治田造屋製器一般都有箇成始成終的道理且如治田的先已勤力廣去了草棘不要妨了苗稼還須陳列修治那田之疆畔與通水的渠使足以備旱澇則田可成矣又如起造房屋的先以勤力築起四圍高下垣墉使有箇基址還須用泥去墁飾用草去苫蓋使足以蔽風雨則屋可成矣又如把良木去製器用先以勤力做一箇粗樸又加些巧斲的工夫了還須裝飾采色使文質相稱則器可成矣敷蓄是喻除惡垣墉是喻立國樸斲是喻制度皆武王已為之事疆畎暨茨丹雘是望康叔以成其終不可變成規而隳前功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  
后式典集庶邦不享

先儒蔡氏說這一段以後是臣下進戒於君之詞疑簡脫誤於此先  
王是文王武王夾是近兄弟是友愛的意思方來是方方而來既是  
盡后是後王式是用典是舊典集是和輯這一段意思說道今嗣王  
當說先文王武王盡勤用明德懷來天下諸侯為夾輔以自近由是  
庶邦諸侯感戴興起而敬享其上極其友愛之誠如兄弟一般朝覲  
會同方而來無一處敢怠慢不來的也都做效着文王武王盡用  
明德無一人敢棄德不用的如今後王亦何必他求只是要用文王  
武王勤用明德之舊典以和輯天下諸侯而已果能如此則天下諸  
侯大享其上無一人敢不敬應者不特庶邦享而已故曰丕享  
太保迺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  
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幣是幣帛諸侯以洛邑成來會于洛而獻幣帛以致慶也旅是陳御  
事本說成王不敢指言但謂之御事如後世稱為職事的意思洛邑  
既成周公將歸錫京太保召公迺率列國諸侯自公所出外去取諸  
侯致慶的幣帛又復入到公所付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  
王及公之意欲周公聯諸侯的幣帛及召公的說話併達于王說洛  
邑已定要誥諭殷民其根本迺自尔御事蓋宅洛之急務在化殷民  
化殷民之大本在于王身此召公納忠之大者若幣帛則不過寓敬  
君之意耳非若後世專以貨利為事而忘獻忠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無疆惟  
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這以下都是召公告成王的說話元子是長子無疆猶言無窮休是  
美恤是憂召公嘆息說君為天之長子不可改國之大者不易亡商  
紂為皇天上帝之長子而無道於是上帝震怒改革了他所受這大



國殷之天命使他亡滅了今王繼受殷之天命固有無窮之美然天命不可恃却也無窮之憂故又嘆息說今王曷其奈何不敬乎蓋深言不可不敬也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與天同德可以常保天命故召公始末嗟嘆以警悟上心蓋元老大臣拳忠愛不能自已之至情也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從子保是從其子而保佑之謂禹傳之子也面是向即對越的意思稽是考若是順格保是格正夏命而保佑之召公說相視古先民有夏若大禹聖人上天固嘗啓迪他能敬德又從其子啓而保佑之使傳繼國祚大禹聖人對越以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倚賴保得無虞然到今時祭為無道已自墜失了天命而亡其國矣如今相視有殷若成湯聖人上天也嘗啓迪他又令其格正夏命而

保佑之使他有天下成湯聖人亦對越以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為後世子孫倚賴保得無虞今時紂為無道已自墜失了天命而亡其國矣可見天命誠不可恃以為安惟當兢兢業業從事于敬則王業可保也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者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冲子猶言童子壽者是老成之臣凡幼冲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踈遠故召公告成王說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了老成之臣蓋老成之臣聞見深遠能稽考古人之德業是故不可遺棄他况言其德盛智明能稽考天意以定謀慮是尤不可遺棄他稽古則於事有所證稽天則於理無所遺不遺棄老成之人乃人君之要務故召公特首言之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若其是期之詞誠是和後是遲緩的意思若其是險召公嘆息說王雖



是幼小廼皇天上帝之長子其責任則甚大王尚當勉力大能誠和于小民使他都得其所而無怨上之心庶為今日之休美乎小人雖至微然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其心最叢險可畏王當不敢遲緩于敬德當回顧却慮以警畏那小民之叢險纒好不可以其至微而忽之也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比是親近介是副貳邁是進進不已的意思召公說殷之臣化紂之惡非若我用之臣習於教令王要先去化那殷家御事之臣須教他親近副貳于我周家御事之臣使其漸染陶成相觀為善以節制他往時驕淫之性日進于善而不已矣這一節是說治人當先服于臣也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所是處所召公又說要化服殷之臣必謹乎君之身王當以敬為處所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于敬何也蓋為君者不可不敬其德敬是一身之主宰能以敬作所則此心收斂於天理之中而德

成不能以敬作所則此心放縱于人欲之偽而德墮矣敬之一字實君道之至要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監是視召公又告成王說我不可不監視于有夏以為勸戒亦不可不監視于有殷以為勸戒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二國是指夏商召公告成王說今王嗣位而受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二國受命之君他中間有能敬德歷年長久的有不能敬德歷年短促的王當勉力繼嗣那能敬德歷年長的可也况王廼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豈可不謹其所視效乎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胎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哲命是說人心所有之明哲乃是天命賦與的召公又嘆言說王初



政譬如人家生子一般無不在那初生的時節若初生時習于善則其長大時必端于善矣這便是自貽其明哲之命人君於初政時若能謹其所視效則其日後必能敬其德正與此相類但今上天其命王以明哲乎命王以吉凶乎命王以歷年之久乎皆不可知所知的只看我之初政服行如何尔若初服而能敬德便是自貽哲命無往不吉享有歷年之久矣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宅新邑即上文所謂初服召公告成王說如今居此新定都邑乃是中天下定四海之一初王當乘此機會疾速勉于敬德豈可遲緩悠悠不力况天命未定王當用此德以祈請上天享國永久之命蓋天命至公惟德可以動之若後世用滯祀祈禱而不修德則天反怒矣豈能致享國永久之命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明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拜手稽首是致敬之意讎民指殷之頑民與三監謀叛者百君子是殷之御事庶士諸臣友民是周家友順之代保是保而不失受是受而不拒威明明德是德威德明末是終也召公於篇終又拜手稽首致敬說予小臣敢以洛邑所遷殷之頑民及諸臣與我周家友順之民保受王之德威德明不敢有所違拒王終能享用上天之成命以光顯于後世此人臣匡輔之責我不敢以此為勤勞我但知恭敬以奉助祭的幣帛用供王能祈請上天享國永久之命而已蓋奉幣之禮臣職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自盡也先儒謂召公這一段說話頌而無諛諫而無驕深得告君之體成王亦能聽而行之享國久長後臣宜以為法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于成王史官錄之又并記君臣問答及成



王命周公留洛之事故謂之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這以下是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詞拜手稽首是史官記周公遣使之禮復是復命明辟是明君之謂史官記周公遣使告卜于王拜手稽首致敬說王命我去卜都于洛如今定了敢復命于子明辟子明辟是指成王蓋周公於成王以親則為兄之子以尊則為君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及猶言與基命是說承天命以作新邑乃成始的意思定命是說洛邑既成久安長治乃成終的意思胤是繼保是太保指召公而言洛邑在鎬京東故謂之東土周公說定都大事王當親往今王廼以幼冲退託若不敢與知上天成始之基命與成終之定命於是我乃繼太保召公而往大行相度于東土定了都邑其庶幾為王於此地與天下百姓做起初一箇明君周公於成王親之至故期之深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

這以下是成王授使者復周公之詞拜手稽首是成王尊異周公而重其禮也匹是配史官記成王遣使復周公時拜手稽首致敬說公以懿親大臣不敢不敬上天之休命來到洛邑相視以定宅都之所為我周家匹休之地蓋言卜洛既定則足以配周家休命于無窮也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

這視字與告示的示字同二人是成王說自家與周公貞猶當也成王又說公既經營定了宅都之所遣使者來鎬京且來示我以下兆之休美常吉非我所能致我與公兩人宜共當之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十萬曰億成王又說公既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敬天之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公告卜所教誨的言語蓋成王於周公以親則為叔父以尊則為師故始終拜手稽首而重其禮者如此





原件短缺

P13-14



厥若彞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保嚮即有僚明作有功博大成裕汝永有辭

若是順彞是常周是宗周指錫京而言周公又告成王說今主適洛都其順行常道及撫臨國事當常如我為政之時不要妄作所任使之人只用那見在宗周之官皆我所整齊戒飭者不要參用私人去新都洛邑使君子小人相雜壞了新政這等庶幾使百官知道上面人意向所在各就其官僚明白振作以圖事功之成博厚博大以成寬裕之俗如此則王之休聞亦永有辭于後世矣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周公又告成王說已矣乎周之王業文武為之始汝惟冲幼之子不可不勉力以圖其終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其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六六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此是指上文而言訓是法刑也是法否是不然的意思請神加殃謂之詛以言告神謂之祝周公又告成王說王若於上文所言古人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的事不肯聽信則人皆以人君為法也不肯聽信由是君臣上下相師非度變亂先王的正法無小無大都取而紛更之蓋先王正法最便於民最不便於縱侈之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最便於民人君好殺的却以為不便務要變亂以行殘酷之政薄賦斂以厚民生最便於民人君好貨的却以為不便務要變亂以遂貪侈之志人君這等變亂先王正法百姓每定是不然其心裏必有違悖怨恨之意若再不然其口裏必詛祝于神明百姓每心口交怨其國未有不危殆者此乃治亂存亡之機故周公告成王懇切如此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帝不敢含怒



愆是過周公上文既告成王勉其聞人怨罵當要敬德反求諸身故  
此又說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及我文王本未有過失若聞得小人誣  
毀他也只以其所誣毀的過失安而受之說這本是我之過他心裏  
誠實是如此非是隱忍不敢藏怒蓋殷三宗及文王之心誠知小人  
之依故不暇責小人之過且因以察自己身上有未到處故凡怨罵  
誣毀之言皆所樂聞豈止於隱忍令怒不發而已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

周公又說成王於上文殷三宗及文王迪哲的事若不肯聽信便是  
不能敬德心裏不明人君不明則小人得以誑誣變置虛實在人君  
面前說小人都心裏怨恨你毀罵你人君既不明必然聽信這等幻  
妄之言豈不壞事故下文極言之

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綽是大叢是聚周公又告成王說王若如上文所言聽信小人誑誣

無實的言語果然如是便不能永念為君的道理不能寬大其心反  
用那誑誕無實的言語羅織疑似亂罰那無罪的殺戮那無辜的天  
下之人雖受禍不同而然憤之心則一般都叢聚在人君一身上可  
不戒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嗣王是指成王茲是指上文周公於篇終又嘆息說嗣王不可不監  
視我所陳無逸這一篇書按無逸一篇始言稼穡艱難其中拳拳于  
棄忠直惑詭佞壞法度治誹謗蓋惟無逸然後能去是病故周公於  
每章之首皆以嗚呼發之致咨嗟詠嘆之意欲成王以商三君及文  
王為師以商紂為戒至此嗟嘆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于茲  
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其後成王果能深警於此為周賢君然  
則無逸這一篇書真為世人主之龜鑑伏惟

殿下留意



春秋左傳敬者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

敬是主一無適之謂此心收斂不敢放肆便是敬左傳載曰季之言說敬便諸般德行都做得成不敬便諸般德行都做不成故曰敬者德之聚也人若能敬以事君必忠能敬以事親必孝能敬以事兄長必順能敬以交朋友必信能敬以應事接物必然百行都齊故曰能敬必有德

禮記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

身是人的身體禮記引孔子說君子人於天下事無一件不當敬就輕重論之只有敬自己的身體為大自己的身體乃父母所生祖宗所傳豈可輕忽必須明心術之要慎威儀之則衣服有制飲食有節謹言慎行常恐虧體辱親才是能敬故君子以敬身為大

論語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

子路一日問孔子說如何是君子人的道理孔子若他說修己以敬蓋人能修己使存於中無一毫放肆見於外無一事矯偽表裏純於一敬這便是君子然敬非止可以修一身推而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都本於一敬

三月二日

程子曰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則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能誠主一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

誠是真實無妄之謂乃天理之自然如仁則真實是仁義則真實是義更無一毫虛假故曰誠者天之道敬是主一無適之謂人要修為以復天理之自然必須用敬如仁未能到真實無妄處必須從敬上做起仁義未能到真實無妄處必須從敬上做起不敬則此心放肆不謹無根本了如何做得去若敬的工夫久成熱也可到真實無妄地位故曰敬者人事之本敬則誠這一條前一段即中庸誠則明的意思後一段即中庸明則誠的意思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却須



敬而後能誠人若真實無妄必自然能敬更不消說若未到真實無妄時節必須盡持敬的工夫然後可以至于誠這一條只與前一條意思一般主一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一是純一不雜乃天理之本體即是誠人未到純一不雜處却須盡主一的工夫謂之主者須常：用一片戒謹的意思若一時不用意便走作不純了故曰主一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這一條也只與前一條意思一般蓋誠乃聖人之事敬乃賢人希聖之事故二程子再三言之學者欲盡希聖的工夫不可不先於敬

朱子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朱子說人以一心而應萬事本可無箇主宰根本敬便是主宰根本人若能收斂此心主一無適使中有一定之守則視聽言動都不敢放肆這敬豈不是一身的主宰外無非僻之干則動靜云為都合於禮法這敬豈不是萬事的根本人要學而至于聖人是第一難事也

始初成就得入聖人的門戶不出此敬到終了成就得造聖人的田地也不出此敬

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源而謹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數

此是指敬而言本原是人的心性洒掃是洒水掃地乃古者子弟服事長上的常禮應對是答賓客的言語進退是見人的禮節六藝是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朱子又說人年幼時入到小學中學小子之學若不從事于敬必不能收他放心涵蓄保養他本然的德性凡服事長上答應賓客與夫見人的禮節必不能致謹于日用常行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不能聽受師長的教誨所以小學不可不先於敬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

這此字也指敬而言德是德性明德是明在己的德性新民是使天



下人都明其德性朱子又說人年長時入到大學中學大人之學若不從事於敬其氣必昏暗不能啟發自家的聰明資質以窮理致知其志必懈怠不能進益其德行修治其學業以成已成物這等明德新民的功效如何可致所以大學亦不可不先於敬小學洒掃應對進退之節便是聖學之始大學明：德於天下便是聖學之終

太宗文皇帝嘗因學士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覽之至再諭縉等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及則欲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四日樂是喜好

太宗文皇帝一日因學士解縉等進呈大學書裏面正心一章的講義御覽過兩遍諭解縉等說人之一心着實不可偏有所喜好假如喜好貨財喜好聲色喜好遊弄一有所偏泥在上頭樂而忘反使人欲之私勝了天理之公心如何得正若人之一心不為外物所擾使本體

真靜湛然虛明凡遇喜怒哀懼的事務到面前便隨感而應當喜的喜當怒的怒當憂的憂當懼的懼事過之後只似那至明之鏡至靜之水但遇人好的照見好遇人醜的照見醜初何嘗容心豈不是自然一團的天理這等心豈有不正

又嘗語侍讀學士胡廣等曰為學不可不知易：道妙在變通不失其正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得要領亦在虛心玩之耳

易是周易古人是稱伊川程子要領是衣裳總會處

太宗文皇帝又嘗一日與侍讀學士胡廣等說人之為學不可不曉得周易周易的道理專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所以至妙處雖變通無常都不失了正道伊川程子作周易傳序第一句便說隨時變易以從道這一句蓋人所遇之時雖變易不同都不可違了這所以然之理最得周易之總會如裳之有要衣之有領一般凡一卦一文皆不通此意惟在人虛心涵泳玩索而後知之



祖宗成憲 前面都是說

太祖太宗留心於聖經賢傳親近儒臣乃萬世成法

書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若已者亡六四明

書是書經仲虺之誥篇王是說得天下亡是說失天下仲虺因成湯

放桀而有慙德作誥以釋之又引這一段古語說人君能不自滿假

自家主意要人為師從他講學委心聽順這等虛已求益則德日宗

業日廣自有箇得天下之理人若若好高自大說天下人都不如已

這等驕矜侮慢則善日消惡日長自有箇失天下之理

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若凡事喜懽下問於人則天下之善都歸於已縛然有餘不可勝用

故曰好問則裕若止知有已不知有人則所知有限如何濟得大事

故曰自用則小按湯之於伊尹先學而後臣即是好問能自得師所

以得了天下桀嘗自稱如天之有日亡乃亡即是自用謂人莫已

若所以失了天下

禮記凡世子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

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禮記是禮經文王世子篇世子是天子之元子誦是口誦弦是有弦

之樂大師是掌樂之官執禮者是掌禮之官典書者是掌書之官詔

是教也瞽宗是殷學名上庠是虞學名周有天下燕立三代之學古

者教天子之元子當春之時口誦樂章即詩經裏面雅頌之節這都

是掌樂之官教他於瞽宗之中所以養其中和性情當秋之時學先

王之禮則有掌禮之官教他當冬之時讀先聖先師之書則有掌書

之官教他學禮也在瞽宗之中讀書却在上庠之中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凡祀大神祭地祇享宗廟都謂之祭古者人君簡第一等年高有德

的人號為三老五更齋戒致敬親自上與飲食以教天下之孝弟這



是養老之禮因行養老之禮就問這老人家求善言之可行者虛已聽教這是乞言之禮凡祭及養老與凡太射等禮當禮畢燕飲之時皆得聚在一處講論先王之法會合義理互相告語這是合語之禮這幾樣禮其間各有威儀容節為天子之元子皆所當知於是小樂正教他於東序之中小樂正也是掌樂之官東序是大學古者天子之元子春夏秋冬四時進學不肯間斷了工夫禮樂書史之臣不離了左右所以君德成而天下治也易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這是周易兌卦大象之辭麗是依附川水壅塞處為澤孔子於周易兌卦說兌之為訓是喜悅的意思然其卦畫以一陰進於二陽之上喜見於外其象如澤水能潤萬物萬物喜悅他以重卦論之兩箇兌卦便象兩處澤水依附在一處交相浸潤互有滋益的模樣君子人觀這麗澤兌之象當與同門之朋合志之友交相講習若彼此之間

論難講明於前體驗習熟於後使心與理相契身與事相安則天下可悅孰大於此正如兩澤之水自相依附互有滋益的一般

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這是詩經小雅伐木篇乃燕朋友故舊之樂伐木是斫伐樹木丁丁是伐木聲嚶嚶是鳥聲之和幽谷是幽深的山谷喬木是高樹相是觀看伊是彼也詩人說山中人斫伐樹木其聲丁丁然相應遂起興說禽鳥和鳴其聲嚶嚶然從幽深的山谷裏出來飛在高樹上其和鳴相呼乃是尋求其同類的聲音觀彼禽鳥無知也曉得尋求其同類有此和平之聲况彼人之有知豈可不交求朋友人若能篤於朋友之好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久而不渝可質之神明則德成於已動靜云為神明必聽之相之而終獲乎和順平康之福蓋朋友是五倫之一若無朋友便是廢了大倫所存所行乖戾偏黨無人救正必獲



罪於天何福之有四月十日

家語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即與之化矣

芝蘭是香草鮑魚是腐壞的魚肆是如今買賣鋪孔子家語書裏說若與為善之人相處便如進那芝蘭的房裏初聞見香久了不聞見非是不聞見習熟慣了與之相忘就化於香中不覺了蓋與善人相處初聞聽他說的都是好話看他行的都是好事便曉得是箇善人恰似不可及若只管相親久將來薰陶漸染於善不覺也化做善人與他一般了若與不善之人相處便如進那鮑魚的鋪裏初聞見臭久了不聞見非是不聞見習熟慣了與之相忘就化於臭中不覺了蓋與不善之人相處初聞聽他說的都無好話看他行的都無好事也曉得箇不善之人不宜學他若不能疎遠久將來薰陶漸染於不善不覺就化做不善之人與他一般了

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善與不善都各以類相從正如銀珠所收藏的去處必帶些紅油漆所收藏的去處必帶些黑所以君子人必謹慎其所與同處之人如常人便須是親近益友不可親近損友人君便須是親近正人不可親近小人恐被他污染了八月十日

孟子舜尚見帝帝館甥于二室亦享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帝是帝堯館是館舍古禮妻之父謂之外舅故女之夫亦謂之甥帝堯以女配舜故謂舜為甥二室是副二之宮室孟子因門人萬章問朋友之道告他說古者舜上而朝見于帝堯帝堯館舜于副二之宮中亦就而享舜之食互相儆賓主相待可見堯以天子下友舜而不為屈已舜以匹夫上友堯而不為僭分故曰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

用解做以字這上一箇貴字是貴重的意思下一箇貴字是指有位



之人孟子又說以在下之人敬事在上之人這曰貴重貴人禮當如此用上敬下謂之尊賢

尊是尊禮賢是有德之人孟子又說以在上之人敬事在下之人這

是尊禮賢人禮亦當如此

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重貴人與尊禮賢人都是理上當得處但時人止知貴人可貴不知賢人可尊故孟子說這二者其義一般不可以有位而輕有德也

走侍

青宮十年其進講不止此被放還山亟辭出郭以避不測時歲晏之

際問道南歸行李狼籍而卷用尤甚抵家無事因發敝篋得可屬讀者摘抄數段以貽後人使知走之淺陋如此當別求徃哲師之庶幾處為良士耕為良農而不忝其所生也夫

皇墩程先生文集卷之四

皇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五

經筵講章

中庸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這是中庸第二十章子思推明擇善固執其工夫條目有此五件這五箇之字是指那當知當行的事上說子思說擇善之功莫先於學然學之不廣則不能盡曉天下的事物須是把詩書六藝無一件不窮究古今事變無一件不理會然後能周知天下萬事萬物的道理這便是博學之人的所學既廣了中間豈無疑惑的事須要請問於人然問的不予細那疑惑的事終不能解須是與師友每再三反覆把那前後不一的事跡彼此不同的識見務要豁然貫通無一些疑惑這便是審問之既問知了那事務終是自外面入來必反而思之有得於心方好然或思之不專至於泛濫或思之太過流於穿鑿便



都是不謹慎處須要把學之於己的問之於人的虛心涵泳切已體察務求精熟使心與理為一更無雜亂這便是慎思之既思之有得若遇着事務到根前紛紛擾擾或是或非或真或偽斷得不明却也無益須要有箇張主分別是非無使有一毫顛倒剖決真偽無使有一毫差錯如止水明鏡照人妍媸舉莫能逃這便是明辨之學問思辨這四件擇善的工夫既做得有分曉若行時節或遲疑不肯盡力却也只作一場說話過了所以又要加固執的工夫方能實有諸己人若於好事上見的真慮的熟着實用力行將去不肯半上落下也不肯有始無終這便是篤行之先儒說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學者果欲由擇善固執以造於聖人至誠之域非積累工夫如此縝密豈能至哉臣惟中庸這一章乃孔子答魯哀公問政之言前面說治天下國家有九經既以誠身為根本至此又子思推言五者為誠身工夫故在人君尤為切要蓋從古聖哲之君亦未嘗無學問之功如孔

子於周易乾卦贊君德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立言垂訓全與此合曾子傳大學曰致知格物即學問思辨之事曰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即篤行之事故朱子謂致知乃明善之要誠意乃誠身之本聖賢之言前後如一仰惟皇上生知之資本於天賦向道之志協於聖謨然古語云言有盡而道無窮臣愚尤願

皇上知行並進始終一誠不事虛文務臻實效將見聖經賢傳上得千古之傳

帝德王功比隆四代之盛天下之望不勝惓惓尚書一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這是舜典篇史臣記當時天子巡守諸侯朝觀的事巡守是天子巡行諸侯所守的國土朝是諸侯來朝于天子帝舜時定制五年之間



天子巡守一遍二月到東方五月到南方八月到西方十有一月到北方巡守回來後第一年東方諸侯來朝第二年南方諸侯來朝第三年西方諸侯來朝第四年北方諸侯來朝這是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天子巡行那一方先祭告皇天上帝望祭一方山川然後接見諸侯考驗他天時正與不正禮樂制度合與不合若有不同的都改正歸一這是天子巡守的事已在上文說了諸侯來朝時天子使他敷陳為治的道理若敷陳得有理又顯試他功跡如何若果然有功于民天子便賜他車馬衣服旌異他這是諸侯來朝的故事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臣謹按先儒解這一段書說天子諸侯雖有尊卑一往一來禮無一答是以上下文通而遠近洽和故在帝舜之時遠方諸侯皆得親見以詢治道況在王朝公卿其朝夕謀議于一堂之上心乎意契從可知矣三代聖王體而行之此所以成雍熙泰和之治而非後世之所以能及也洪惟我

聖朝立法定制雖不泥古巡守朝覲之禮然在廷之臣或不時召對方面之臣每三歲來

朝而來朝之日政跡卓異者賜衣賜宴以為榮貪懦不立者罷職除名以示戒推虞拜之意為一代之典蓋百餘年矣仰惟

皇上以聖哲之資嗣

祖宗之統廣納羣言而制治保邦之策悉得上聞考察庶官而儉邪不職之人不容倖免蓋由此而上幾于有虞君臣相與之盛不難矣伏願始終以舜為法登延耆俊不厭于煩綜覈名實不嫌于察則

聖德日進于高明 聖治益臻于美大此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也臣犬馬之心不勝惓惓顙望

二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兪往欽哉



這是尚書舜典篇史臣記帝舜命官典禮的事咨是嗟嘆四岳是官  
名以一人而掌諸侯四方之事故謂之四岳典解做主字三禮是祀  
天神享人鬼祭地祇這三件大禮帝舜嗟嘆問四岳之官說如今羣  
臣中那一箇能為我主三禮之事僉曰伯夷僉是衆共之詞伯是爵  
夷是名四岳與在朝小大之臣都說道羣臣之中惟有伯夷這箇人  
可以主三禮之事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俞解做然字秩宗是典三  
禮的官名在周為宗伯在後世為禮部太常之職謂之秩宗言其職  
當叙次百神而以宗廟為主蓋百神中其位次或尊或卑其祀典當  
因當革其禮樂度數可隆可殺都要處得傳當方為稱職故帝舜然  
其言以為舉得伯夷最是乃嗟嘆呼其爵而不名說如今特命尔做  
秩宗之官又告戒他說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夙夜是早晚寅是敬長  
直是無私曲清是潔清帝舜說與神明相交只在一心尔伯夷當一  
日之間無論早晚常存敬畏以直其內不使有一些私曲則此心自

然潔清無一些物欲來污染這等方可以交于神明伯拜稽首讓于  
夔龍稽首是首至地讓是推以與人夔龍是二臣名伯夷聞帝舜之  
命恐當不得此任遂拜稽首說這箇職事惟夔與龍可做請讓與這  
二人帝曰俞往欽哉帝舜說你讓得也當只是夔龍這兩箇人雖賢  
也未能過你故然其舉不聽其讓復戒勉之說汝伯夷往任是職當  
要常存敬畏之心不可一毫怠忽故曰往欽哉臣惟朝廷之禮莫重  
于祭而天地宗廟之祭尤為至重若典禮者非其人何以感格神明  
致天子仁孝誠敬之意故帝舜不敢輕用一人必訪于羣臣伯夷不  
敢以寵利為樂必讓于賢者可謂知所重矣然帝舜所命之詞又不  
過寅直清三箇字若典禮之官因仍苟且而不能敬在已徇私而不  
能直昏昧污濁而不能清這等人神明必然厭惡之豈肯受他祭祀  
所以帝舜在天子之位五十年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于孫蕃衍  
世道隆昌雖其大德克誠之所致然伯夷相成之力亦豈少哉臣愚



伏望

皇上以仁孝誠敬為事神之本以恭正潔清責典禮之官俾乾坤清泰

獲大稔于生民

祖考來歆集蕃禧于  
聖體庶幾克臻有虞之盛治而大禮不為虛文矣伏惟  
聖明留意

三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這是周書立政篇周公告成王說文王武王能用賢以事天治民的事  
亦越是繼前之辭前面既說商紂任用非人失了天命故至此把  
文王武王的事說起三宅指那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是見做官  
的人三俊指那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是作養待用的人克知是  
知之真灼見是見之明心是說人的心術周公說三有宅的人平日

無一些圖利的心念念只在愛君憂國上若非知之真縱使在三宅  
之位也不能盡其才文王武王便真真的知道他是可託之人置在  
左右以心腹相待無一些猜忌三有俊的人他平日也無一些倖進  
的心本意只要致君澤民况未曾歷練能見他底蘊最難文王武王  
便明明的見得他有可用之才作養在朝以備任用文王武王委任  
三宅作養三俊非徒聽他言語也非因他外貌都是着實曉得他心  
術是賢人君子所以說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上帝是上天  
長伯是管百姓的官長人君所掌的事如博五典使人不敢亂倫庸  
五禮使人不敢僭分命有德討有罪都是奉行天的事人君一身不  
能獨理必須委任賢才與之共理天下的百姓都是天民寒者要衣  
飢者要食鰥寡孤獨要得其養都仰賴人君人君一身不能獨治必  
須委任賢才與之共治若所任不得其人則天道不寧百姓失所文  
王武王用此三宅三俊的賢才一同敬事上帝由是天職修舉在朝



無有誤事的官用此三宅三俊的賢才立做民間長伯由是體統分明在下無有失所的人上帝既有人奉承下民又有所寄託所以說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周公以文王武王之事告成王蓋言人君位在天人兩間俯仰無愧全在委任賢才上今王嗣位可不法祖以圖治哉臣考之立政之書歷言禹湯文武皆以求賢為事夫治民之本於此特以心之一字為言尤是切要蓋君臣上下貴乎同心若君臣離心則情意不浹政出多門以之事天則天心為之不享以之治民則民心為之不服然任用之際又須分別君子小人蓋人君與君子同心則治與小人同心則亂如文王武王真知灼見賢人君子之心傾心委任言動無間由是賢人君子都以文王武王之心為心盡心輔佐不拘形跡以致上得天心下得民心享國至於八百年如夏桀商紂當時豈無賢人君子都不相知心或被踈遠或受刑戮那小人每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反與之終日相處同心共事彼小人者惟務

小人同心治亂之明鑒仰惟

皇上以睿哲之資嗣

祖宗之位時臨經幄 聖學愈進於高明日視正朝

聖治愈臻於隆盛天人佑助

宗社奠安然 臣嘗伏觀

太祖高皇帝御製大誥有君臣同遊之章與文武之事實相符合惟願

皇祖親近君子屏斥小人廣泰和之風於四海行無疆之業於萬世微

四

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

這是周書立政篇周公說人君任用君子的意思未解做終字惟解



做思字成德之彥是說君子好人又解做治字周公告成王說天下至大百姓至廣人君必須任用君子好人方得治安然任用他必須念念在茲不可斯須忘了雖開口說一句話道一句言終要思想着君子好人蓋君子好人道全德備上可以正君下可以善俗用之要使他治我所受之民民何以謂之受蓋民乃受之於天受之於祖宗非是成王所自有之若人君一話一言之間任用的心少有慢怠君子必然見機而作小人必然乘間而入天下百姓豈得治安周公告成王之意大槩如此臣嘗考立政一篇不過說人君任賢治民之道蓋生民之休戚繫乎人臣之賢否人臣之賢否繫乎人主之昏明蓋入主明於知人曉得孰為君子任之勿貳孰為小人去之勿疑則百姓安而天下治若人主暗於知人以君子為小人反加疎遠以小人為君子反加親信則百姓不安而天下危上文歷言禹湯文武之興未紂之亡全在任用君子小入上然君子難進而小人易退民心難得而

易失上天之祐與不祐祖宗之身與不身也只在此况成王以幼冲之年嗣文武之位豈可不加之意乎周公丁寧告戒可謂至矣其後成王果能任用君子始終如一續成丕緒身國隆長後世稱為守成令主豈偶然哉仰惟我朝列聖親賢愛民之詔布之天下傳之後世載諸寶訓昭如日星伏願皇上萬機之暇孰復聖言敬守家法親君子遠小人無為空談務求實效使人才收全盛之名四海享太平之福則周之成王有不足言者臣犬馬之誠不勝愧

五

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這是周書君陳篇周成王使君陳監斂頑民於下都引周公的言語



訓告他着勤謹奉行的意思至治馨香以下四句便是周公的言語馨香是物之精華氣臭黍稷是祭神的品物明德是人所受於天虛靈不昧的道理成王說凡治功之成到那極處馨香發聞感格神明自有箇不疾不速的妙處彼其祭祀之時昭薦黍稷能致得神明來享這豈是黍稷的馨香所以然處都是明德的馨香人若無有這明德便無有那治功縱是黍稷豐潔也不過文具而已神豈享他故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式字解做用字言合於道謂之猷逸豫是偷安的意思成王又說周公這等有道的言語你當用他的去行終日勤謹孜孜在念不可一毫偷安放過了故曰尔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蓋殷之頑民未可刑驅勢迫必須能繼前人之德庶幾可化他若專靠周公的法度無有周公的德化如何了得所以先儒蔡氏解言一章說至精至微非深致篤恭之功孰能與於斯亦可謂善於說經者矣臣嘗聞之敬之一字是聖

學成始成終之要此章無敢逸豫這一句即是篤敬的工夫蓋能篤敬則大本以立德豈有不明德明則物我無間治豈有不成治既成了則休聞四達自然感得神明神明尚且感得何況百姓每若不能篤敬則放肆妄為德如何可明德既不明則縱慾無度治如何可成既無善治則穢德彰聞神明必然厭惡他神明厭惡則民心可知以此看來睿明治亂全在敬與不敬成王雖是訓告君陳要他遵周公之訓無敢逸豫其實非成王能自遵周公之訓盡篤敬之功如何說得到此其後君陳果能化訓般民成王允為嗣世賢主漢唐以來聖學不明至治罕見上下恬然不知務本敬德或妄意於淫祀以徼福或專事於非法以求治政化不治而移咎於民和氣不臻而歸罪於歲比諸成王訓告君陳之意何止霄壤仰惟

皇上恭已守成勵精圖治時有訓勅以勵中外之臣宜乎雨暘時若百神效靈然近歲以來水旱未調饑饉相屬是雖天心仁愛之所致



臣愚尤願

皇上欽恤民隱敬遠鬼神罷不急之務求有道之言上下之間交致其敬則盛德大業比隆成周漢唐以下不足言矣伏惟

聖明留意

春秋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這是春秋記齊桓公合諸侯以申明天子禁令的事九月戊辰在魯僖公九年即周襄王元年諸侯是齊與魯宋衛鄭許曹六國之君盟是誓於神明以結約信蔡立是宋地即今河南睢州春秋葵丘之會齊桓公主霸周襄王使冢宰周公來賜桓公胙桓公不敢使天子之相受諸侯的約束候宰周公去了乃以九月戊辰會六國諸侯誓於神明以結約信這一日陳設祭神的牲都不殺約信之書也盛在匱中但加於牲上其意只要以威信服諸侯以申明天子的禁令其初

命說凡有不孝父母的人誅戮之樹立世子不得擅自更易寵妾不可使為妻再命說有賢德的人尊禮之有才能的人養育之于以表章有德三命說有年老的人敬重他使安於壽考孤幼的人慈愛他使遂其生養四方賓客行旅有至其國土的不可忽忘了務優待他使不失所四命說仕者之子孫恐未必皆賢止許世祿不許世官有司衆職當廣求賢才以充其任不可使人兼攝恐至廢事取士必在得人不可濫舉大夫有罪當請命于天子不可擅殺五命說不可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隣國隣國凶荒告糴以賑飢民不可閉遏不與封建國邑當告于天子不可自專凡此五命之詞皆天子大禁初命三事乃三綱所繫脩身正家之要也再命以後諸事所以尊賢敬臣子民柔遠人懷諸侯制治保邦之法也世至春秋諸侯犯之而不恤桓公獨能申明此禁以約束諸侯翼戴王室且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和好無得互相構怨不得刑牲歃血而諸



侯皆喻其志奉其說而不敢違孔子作春秋特書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所以深美之也臣謹按五霸之功莫盛于齊桓齊桓之盟莫盛于葵丘然桓公盟諸侯凡十有三次春秋皆不書日惟此特書戊辰蓋雖美其盛而亦憂其衰也誠以霸者假仁義以濟其私所欲未遂則勤力勞心不敢自怠所欲既遂則氣驕志滿不復有為論謂桓公葵丘以前如自朔至望之月日有所增葵丘以後如自望至晦之月日有所損由其心有勤怠之殊故其功有盛衰之漸較之王者之治克慎始終大不侔矣降及後世漢唐之君亦往往以勤始而治以怠終而亂皆不能監春秋盛衰之跡而自致于王道者也伏惟皇上味春秋之旨撫霸功之卑修身正家大綱既舉保邦制治萬民咸張如唐虞大君無怠無荒如商周令主慎終于始足以成純一不已之德足以保萬世無疆之休臣民至願端在於斯伏乞聖明留意

綱目一

詔二千石勸農桑慎選舉順民令理究獄

這是通鑑綱目紀漢孝章皇帝建初元年命官養民求賢恤刑的事二千石是郡守一歲的俸祿因為稱章帝即位之初下詔于天下郡守說農桑是王政之首宜及時勸督百姓男子勤力農畝婦女蠶桑以為衣食不要使他飢寒賢才是致治之本凡選舉之際務要明慎舉進善良君子黜退貪猾小人不可徇私使賢否混雜至於感召和氣洗雪冤枉尤國家重事當春月發生之時宜布德施惠不可斷刑獄有重罪的必待秋後或有司羅織鍛鍊使人冤枉無所訴告的必詳審曲直與他辨理不可觀望顛倒以傷和氣宋儒朱子於通鑑綱目大書之所以美章帝之初政可為法于後世者如此臣惟治天下之道誠莫切于養民求賢恤刑這三事稽之于古若虞周之世所以致雍熙泰和之盛亦不過此而章帝詔書實有虞周遺意蓋舜立



十二師周置九牧畧如漢之郡守所謂二千石者舜與成王所以告命訓迪之詞曰食哉惟時曰阜成兆民即勸農桑的意思曰惇德允元曰舉能其官即慎選舉的意思曰象刑惟明曰以公滅私即順時令理究獄的意思雖建初之治不敢上比虞周然章帝之賢亦非後世可及今考其時嘗以上林池籞賦與貧民詔齊國省冰統方空穀又嘗以春時親耕于定陶以秋時觀稼于河內這等愛民必無橫征暴斂竒技淫巧之作議貢舉則先忠孝之人求治效則戒矯飾之吏大臣若第五倫袁安之流以清介之行師表羣臣守令若廉范周紆之徒以循良之政撫安黎庶這等用賢必無賣官鬻爵私謁倖進之風念罪人痛苦則禁治獄之慘酷者惜賢才連坐則除妖惡之禁錮者貴戚奢縱非法命三公糾之以正朝綱禁獄逮繫無棄用人言釋之以弭災異這等慎刑必無深文酷罰偏聽不公之失此章帝所以為東漢賢君號稱長者而朱子特筆大書深予之也伏惟

皇上以睿哲之資繼

祖宗之統蓋嘗憊倦于養民求賢恤刑三事明詔屢下聖澤弘敷賑濟之使相望于道途願仕之臣斷肩于

朝著負屈者無分遠近必勞宣勤之官繫獄者每遇炎寒必蒙寬恤之例凡此皆上勤

宸慮下厚民生宜有治平之功以繼虞周之盛而陋章帝于不足言者宗社生民莫大之幸

魏主考績黜陟百官

這是通鑑綱目紀魏主考覈百官以示勸懲的事魏主是北魏孝文帝與南齊明帝同時那時不曾混一號為南北朝故綱目書法不稱帝而稱主初孝文帝太和十八年下詔定制每三年一考百官就行黜陟不待九年其制各令本曹官長考他屬官的功績優劣分為上



中下三等其上下又各分為三等六品以下令尚書覆審五品以上  
帝親與公卿辨論考上的陞用考下下的罷黜考中等的照舊至  
是帝親臨朝堂黜陟百官面責各部尚書不能獻可替否進賢退不  
肖錄尚書事拓跋羽無勤慎之名有阿黨之跡退了不許錄尚書事  
其同僚佐貳官做尚書令僕射左右丞的不能以義相導隨其罪之  
輕重削了他俸祿少保拓跋澄以氣志驕傲革了他職任尚書于果  
以不勤政事也削了他俸祿其餘不能盡職的或降或黜皆數其罪  
過當面發落他由是謹勤辦事的有所勸勉怠慢誤事的有所懲戒  
君德以修國政以舉宋儒朱子於通鑑綱目特書之以見孝文帝能  
綜核名實得為治之要如此臣惟考績黜陟國家之大典稽諸往古  
唐虞之世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黜陟行于九年非是太緩民  
淳事簡在位的君子多小人少故也成周之時三歲則大計羣吏之  
治而誅賞之其黜陟行于三年非是太急世降俗下賢否相雜恐小

人苟容君子淹滯故也三代而下圖治之君誠當以此為準然北魏  
孝文帝乃以奮戎分據中國能斟酌古制力行之且親操黜陟之柄  
不察于入言專責輔相之臣不屑于庶位充得為治之體後世  
稱為賢君垂在史冊况堂有天下者當可不加之意乎我  
聖朝九載黜陟則用唐虞之典三年考覈則用成周之制良法美意行  
之蓋百餘年矣仰惟

皇上臨御以來恪守成規日新 聖學慮官久則不免于阿黨政久則  
不免于弊生因三年朝覲之期下考覈加嚴之詔中外之臣凜然向  
風以君子為榮以小人為耻然庶官稱職本于大臣大臣得人本于  
君上伏惟 聖朝如文王克厥宅心如帝舜任賢勿貳則大臣有廉貪  
立懦之風庶位有奉公守法之效

聖謨益遠 聖治益隆匹休于唐虞三代之盛而偏安小成如北魏孝  
文者不足言矣斯世斯民不勝慶幸



孟子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是料度譽是名譽毀是非毀孟子說人必是有此善處方纔得人稱譽然稱譽之言未必皆實且如有一等人所行的事只與衆人一般他心裏也不會度有箇名譽却偶然有一兩件事被人稱贊起來互相傳播都說他好這便是不虞之譽人必有些惡處方纔被人非毀然非毀之言也未必皆實且如有一等人小心畏懼要求全美惟恐有些差失却無故被人非毀說他不好這便是求全之毀夫為善得了好名為惡得了惡名本是常理今乃有出於常理之外的這等去處須是要見得透以在已論來不可僥倖得名便歡喜足了還要勉強為善求稱其名也不可因人有些言語便生憂疑只要自家持守得定事久自明以在人論來不可徒取虛名便輕易進用一箇人

也不可信人讒謗便輕易點退一箇人須要仔細詢訪着實第一時用他着實有可退時退他這等便有些虛毀虛譽如何亂得這公至正的常理這却是孟子言外的意思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是輕易責是怪責孟子說人若輕易開口發言不當必然遭人怪責既遭怪責以後自不肯輕易開口今有一等人發言時不計是非不顧利害只管輕易開口亂說將去這等人只是一向不曾遭人怪責以此放肆了蓋常人之情前面既無懲創則後面不知警省所以如此若君子之言當謹而謹豈待有過失了才不輕易說話孟子這一章必有為而發然亦可以為言語之戒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患是病患孟子說凡與人做師傅的必是學問有餘人來求教不得已而應之乃可如今人却有件病是他心性好高不待學問充足只



管要做人的師傅這等人自家滿足定無有長進處豈不是大病蓋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不可無師但人不可輕以師道自任故孟子警戒學者如此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樂正子是孟子弟子子敖是齊大夫王驩的表字之是往先生指孟子昔者是前日館是客舍克是樂正子的名昔孟子在齊國樂正子從着大夫王子敖往齊國見孟子孟子意下說子敖是箇小人不當跟着他行已自怪樂正子及樂正子來見孟子遲了孟子姑以此責他說你也來見我乎樂正子不知怪他何故問說先生如何發這言語孟子又問他說你來到齊國如今是幾日了樂正子說是前日孟子說既是前日來如何兩日不見我發這言語豈不宜乎樂正子

見孟子怪他又遮飾說我不敢慢先生因是客館未定所以不曾來見孟子又說你可曾聞得人說直待客館定了方纔來見先生長者乎樂正子聞孟子之說隨即省悟自稱其名說道克委實有罪不敢辭矣這一章見孟子教人之嚴而樂正子勇於受責亦自難得比如後世人強辨飾非不肯認錯至於壞事不悔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餒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餒也

徒解做但字舖是食餒是飲孟子呼樂正子說你這一遭跟着大夫王子敖來更無別事但只圖些飲食而已我不意你平日學古人之道不知擇所從之人是可與同行的是不可與同行的却專為飲食是何道理蓋學古人之道則能審於擇人嚴於處己遇可從之人雖無勢利簞食孰飲亦所不辭遇不可從之人雖有勢利千駟萬鍾亦不為動子敖本是齊王幸臣孟子平日絕之未嘗與他說話今樂正



子乃失身于此人宜孟子正其罪而切責之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這兩箇實字解做結實之實孟子說仁義二者是人性固有的然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人能孝順父母便是仁之實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人能事兄長便是義之實這仁義之道其用最廣比如一科樹凡愛民利物都是仁之華采枝葉其本却自愛親一件上推來所以見得愛親便是仁之結實處凡忠君弟長都是義之華采枝葉其本却自敬兄一件上推來所以見得敬兄便是義之結實處人之良心發見惟此二者最為切近精實能於此體認躬行而充廣之則仁義之道不可勝用矣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這三箇實字是承上文兩箇實字說這三箇斯二者都指事親從兄

說節是品節又是文章生如草木有生意一般惡解做何字孟子既說仁義之實在於事親從兄又說智之實不在於他只於事親從兄這兩件道理知得明白又能固守常不離去了便是智之實處禮之實只在這兩件為之品節文章使其次第等級秩然不亂威儀文采粲然可觀便是禮之實處樂之實只於這兩件中心悅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既無勉強這道理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既有生意自然暢茂條達發將出來如何止遏得住既止不住則盛而又盛形於動容見於四體至於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孟子這一章說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已而就帝舜身上說草芥是極微之物孟子說帝舜的孝無人及得蓋當其在側微之時未登帝位天下之人都仰其聖德無比的喜悅



將要歸服他舜看這天下之人喜悅歸服他只如地上的草芥極微之物一般這等看得不希罕為何蓋舜的心裏只以順親為重若不得於親而順之雖得天下也不為重其孝如此所以說惟舜為然以見人不可及也

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得乎親是曲為承順，只要得父母心裏喜悅的意思，順乎親是惟恐父母有過失，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直要所行都合理，不相違悖的意思。孟子又說：帝舜他心裏以為若服事不到，不能得父母的心，使他喜悅，便不可以為人。若不能調順父母，使他所行都合理，無過失，便不可以為子。蓋舜的心事如此，謂之人乃對彼而言，猶是泛說，謂之子則對父母而言，其情親義切，無以加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是舜的父名，底是致豫，是悅定，是各止其所的意思。孟子又說：帝舜的道理已盡到至極處，故瞽瞍雖至頑，這時節都致到和悅的去處，這便是底豫。只因瞽瞍一底豫了，凡天下為人子的，知天下無有不可事的親，都做舜之所為，無有不孝為父的，也都底豫，無有不慈。這便是化瞽瞍一底豫了，凡天下為父的，慈為子的孝，子孝父慈，各止其所，無有不安其位的，這便是定舜之孝。至於如此，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所以喚做大孝，蓋處人倫之常者，易處人倫之變者，難舜處人倫之變而能盡其孝，故孟子舉之以為萬世法。

離婁章句下

這是孟子離婁篇後一半，因簡帛重大，分作章句下篇。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都是地名岐周是岐山下周舊邑畢郢也是地名孟子說虞舜生在諸馮遷居在負夏沒在鳴條都是東方夷服之地是舜乃東夷之人也周文王生在岐周沒在畢郢大概是西方夷服之地是文王乃西夷之人也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符節是玉做成篆刻文字從中分開彼此各藏一半有事則左右相合把做信記揆是度孟子又說舜與文王地土相去有千餘里之遠世代相先後有千餘年之久然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志行道於中國以及于天下則與符節相合一般無有差錯是聖人之生先後遠近之不同揆度將來其所存所行的道理則一而已非孟子深知二聖之心豈能形容至此哉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

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子產是鄭大夫公孫僑與是車溱洧是二水名惠是私恩小利周之十一月即夏之九月周之十二月即夏之十月三代時改易正朔是如此徒是徒步杠是方橋梁也是橋昔子產為鄭大夫聽斷一國的政事他因見溱洧二水無有橋梁人往來不便終日把他所乘的車載往來的人濟過這溱洧二水孟子說這子產這箇人所行只是私恩小利不知為政之道蓋為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自然使人得所不在這些小惠利上且先王之政每到歲十一月農功已畢又將寒凍特節於是將各處可通步行人往來的方橋都做成了到十二月又將各處可通車輛往來的大橋也都做成了這等則民都便於往來自不患於徒涉何必區區以所乘的車來濟人縱濟得一時一兩處豈能周遍故孟子以此為言蓋修治橋梁道路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辟是辟除孟子因說子產乘輿濟人的事至此又推說君子若能行先王之政公平溥徧使百姓每飽暖安樂都受恩惠則出行之時雖辟除了行路的人使他躲避也是上下之體所當然不為過分况國中之水當涉者多不止於溱洧兩處豈能一都把自家所乘的車濟他故為政的人若行私恩小惠箇人都要喜悅他則人多日少以有數之日供無窮之人如何勾得用這一章是說為政當以大德不當以小惠的意思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讐  
視是看待的意思國人猶言路人芥是草芥孟子告齊宣王說人君看待臣下如手足則臣下看待人君如腹心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

義之至也人君看待臣下如犬馬則臣下看待人君如路人蓋犬馬雖是輕賤猶有秦養之恩路人則亦無怨無德而已人君看待臣下如土芥則臣下看待人君如寇讐蓋土芥則踐踏之而已斬艾之而已而賤惡之太甚故所報亦有甚焉孟子這一章因齊宣王待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前日所進用的人一旦不知所往其於羣臣亦謂邈然無敬故孟子極言報施之道如此然忠臣孝子常加厚於君父斷不以此自處也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君是諸侯國君服是服制齊宣王疑孟子說君臣報施之道太甚故問他說在古禮凡人臣於舊時服事過的國君有齊衰三月之服是如何樣的方可為也行這服制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謂之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膏澤是惠澤導是引導疆是境田是田祿里是里居孟子答齊宣王  
說人臣平日有諫諍於君君能容受而行之有善言陳奏君能鑒納  
而聽之有志於為民君能使他展布使惠澤下及于百姓這等以道  
事君中間或偶有不合之故去往別國留之不得則人君遣人引導  
他出境防其剽掠使不失所又遣人先去他所往的國中稱道說這  
是箇賢臣可用既去之後又奉三望他歸國到三年之久不歸然後  
收了他舊時所得的田祿里居若國君看待臣下如此一不忍他路  
上失所二不忍他到別國無有祿食三不忍便收了他田里這謂之  
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人臣的雖在別國念其舊恩不敢忘故制服以  
報之也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  
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讐寇讐何服之有  
極是窮困的意思孟子又對齊宣王說如今為臣的諫諍於君君怒

而不行有善言陳奏君拒而不聽雖有意為民又不得展布使惠澤  
不及于百姓中間或有不得已之故去往別國人君不肯悔悟反加  
捕捉又窮困之於其所往之國使不要用他其去國之日就便收其  
田祿里居全不念他平日效勞這等相待只似寇讐一般恩義既絕  
何有報服之理大抵戰國之時為諸侯國君的多不以禮遇其臣故  
孟子之言如此然孟子他日去齊三宿出晝曰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其待君之意甚厚未嘗有悖三之心則為人臣的又當以孟子之事  
為法



箕墩程先生文集卷之六  
經筵日講

尚書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時則有若言當時有如此之人太甲太戊祖乙武丁都是商之賢君保衡是官名保取其安衡取其平卽指伊尹周公呼召公說我聞得在昔商家先王成湯既受天命爲天子時則有如伊尹以聖臣輔聖君治化之隆與天無間故曰格于皇天在成湯之孫太甲時則有如伊尹居保衡之官以聖臣輔賢君天下都賴之以安平故曰保衡在太甲之孫太戊時則有如伊尹之子伊陟與臣扈兩箇人以賢臣輔賢君其致治之盛能得皇天上帝之心故曰格于上帝又有如巫咸



者也能輔君爲治功在王室故曰又王家在大成之孫祖乙時則有如巫賢巫賢乃巫咸之子在高宗武丁時則有如甘盤卽高宗之師蓋商之諸君能創業於前守成於後多是這六箇大臣輔佐之力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率是循陟字解做升字指先王說所是次所周公又說商家伊尹至甘盤六箇大臣能率循這輔君致治之道有陳力就列之功用能保治得商家朝廷尊安四方無虞故商家大禮尊其先王之既往者以盛大之德配于昊天上帝而享國歷年之久至於六百年之多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首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乎

佑是助稱是舉事如征伐會同之類周公承上文說天意在商家純一不雜佑助其天命所以生賢衆多使有商國家克實而無乏才之患在內則百官著姓與王臣之微者莫不秉持其德無偏私之蔽明

致其恤有憂國之心在外小臣與藩屏國家僕服甸服之臣况皆奔走趨事惟此之故惟稱舉其明德用以匡治其君俾無過舉故其君或有征伐會同之事于四方令行禁止如龜之卜如著之筮天下之人知其出于至公無有不敬信的周公言此以見天眷人君莫大於生賢人君圖治莫先於用賢的意思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平是坦然無私格是通徹無間汝是指召公亂字也解做治字周公呼召公說上天福善禍淫其心至公豈肯私壽於人若有坦然無私通格于天的人天必壽他如伊尹至甘盤這六箇大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治商家享國長久到商紂嗣天子之位輔以奸惡乃遽遭滅亡之天威爲何蓋因不能用賢臣輔佐以格于天天豈肯私壽他今召公當勉爲我周家永久之慮留佐成王則可以保有鞏固之天



命其治效亦明著於我周新立之國而召公一身也有光顯了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天命于厥躬

割是災害申是重勸是勉寧王是指武王以其有安天下之功故曰  
寧周公又呼召公說在前時皇天上帝因紂無道降災害與商家使  
他失了天下申重勸勉我武王之聖德集天命于武王之身使有天  
下爲天子謂之勸者非天有言語告人只是冥冥之中佑助啓迪使  
武王之德日新又新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有夏亦惟有若號叔有若闕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  
顛有若南宮括

號叔是文王之弟封于號闕散泰南宮是人的姓天宜生顛括是人  
的名周公又說文王庶幾能修治調和我周家所有的中夏地方使  
三分有二之國無有廢缺的政事無有乖戾的風俗也非是文王一  
人之力亦惟有如號叔有如闕天有如散宜生有如泰顛有如南宮

括這五箇大臣輔佐他如此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彞教文王庶幾降于國人

蔑是無周公又及前意說若號叔每這五箇大臣不能爲文王往來  
奔走於此勉盡職業開導啓迪其秉彞之常教則文王也無德澤降  
及于國人甚言君不可無臣也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  
殷命哉

迪知這一箇迪字是踐履的意思迪見這一箇迪字是開導意思周  
公復正言文王有這五箇大臣亦是天意在文王純一不雜佑助他  
故生這等秉持明德之臣踐履工夫到至處着實曉得上天威命商  
紂有必亡之理以此同心協力務在昭顯文王開導啓迪使文王之  
德如日之著見于上如天之覆冒于下而升聞于皇天上帝惟是之  
故遂能受有商之天命這一節見文王雖是聖人亦不可無賢臣之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助  
四人是闕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此時號叔已不在劉宇解作殺字單是盡周公又說武王時惟有闕天每這四箇大臣庶幾能使武王蹈有天祿後來又與武王大奉上天之威命去伐紂盡殺其殘暴抗敵之人有了天下這四箇大臣又同心輔佐昭顯武王使其德覆冒於天下天下之大盡都稱頌武王的聖德這一節見武王雖是聖人亦不可無賢臣之助

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奠其濟

小子是周公自謙之稱浮水曰游周公又說如今在我小子且承文王武王的基業俱不能濟事比如要浮過那天川水去不知津渡所在一箇人豈能得濟我去與爾召公期於共濟方可觀此則周公留

召公西又共成王業其意可謂切矣

小子同未不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辨曰其有能格

小子指成王周公是成王的叔父故稱成王做小子誕無我責這一句先儒說疑有缺文收罔不及這一句先儒說未詳其義考造是老成人周公又說成王幼冲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正要賢臣相與輔佐他若召公求去則考老成人之德不下降于民我於那瑞世之鳴鳳也不得聞其聲了况敢說道進此而有能感格于天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述

肆是大茲指上文猷是謀後人是文武的後人即指成王周公歎息說召公大宜監視我上文所告的言語我文王武王受天之命固有無窮的休羨然其積累締造之功也大是艱難豈可不竭力保守今



告召公你當謀所以自處寬裕之道展布四體使君德開明不要心中狹隘只管求去我不欲後王迷惑而失為君之道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卹

前人指武王民極是下民的準則偶字解做配字周公與召公會同受武王顧命故周公告他說武王敷布他腹心盡以命汝召公使居三公之位要你做一箇下民的準則其告命之詞說道汝召公當精白一心勉輔嗣王如農夫偶畊的一般不可缺了一人又當以心相信如馭車的一般并力一心以乘載這天命又當追念我文王之舊德與我周家大受無窮之憂責如民生休戚天命去留都是可憂處武王所以命汝召公如此豈可以求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保是太保召公所居之官大否是大亂周公又說召公如今告汝以我的誠意遂呼他官名說太保君奭所願汝能敬以我所言監視于商紂之喪亡大亂可不大念我天威之可畏周公說天威而必曰我天威蓋天命在人君的心上不在外面周家雖已受了天命若嗣君無賢臣輔導此心少有放肆則天喪又將移于周了豈不大可畏乎周公之言忠愛懇切如此

予不允惟若茲告予惟曰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是二人天休滋至惟是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襄是成戡是勝周公告召公說我豈是不取信于人却如此告汝我只說周家王業之成在我與汝二人汝聞我之言有契合于心也說是在我與汝二人但上天休命源、而來任大責重惟是我二人恐不能勝汝當能自敬其德明揚我周邦才俊之人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他日在汝要推讓後人于國家大盛之時我不阻你如今却不可求去



嗚呼篤棊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

棊是輔周公又歎息說同心協力篤實以輔佐嗣君只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這等休美盛大周公平日未嘗自有其功此特爲留召公而言蓋叙其所已然也

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俾是從周公告召公說我雖能致得今日這等休美盛大然未可自足我當與汝共成文王的功業不可怠忽務要使嗣君之德如天一般大覆冒于海隅日出之地凡四遠之民無一人不率從臣服于我周家方可此蓋勉其所未至也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惠是順閔是憂周公又說召公我豈是不順于理却如此反覆多言告汝我只爲憂天命難于保終及斯民無所倚賴所以拳拳的留你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民德是說民心之嚮順處若也是順的意思周公又歎息說召公你是箇歷練老成的人惟你知民心之嚮順也都能於其初不敢遺怨上頭人只是當思其終則民心之難保處最是可畏汝其祇順我所告你的言語往敬以治其所當爲之事不可怠忽此蓋召公已肯留了周公飭遣他就職之詞

臣謹按君奭這一篇是周公留召公的書蓋人君嗣位之初全在老成人輔佐若輔佐得人則君德可成太平可致若輔佐不得人則君德難成治道無望當成王之時老成人無出召公之右者故周公因其告老再三留他其後召公感周公之言既相成王又相康王遂致刑措之美君臣同休可謂盛矣伏惟

聖明留意

蔡仲之命

蔡是國名仲是蔡叔之子命是誥命此篇所記是封蔡仲爲諸侯誥



命之詞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隣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百工是百官管叔是周公之兄蔡叔霍叔是周公之弟武王崩時成王尚幼周公居天官冢宰之位統止百官當是時管叔蔡叔霍叔三箇人監紂之子武庚于商之舊都以主少國疑流出那無根之言倡為叛亂說周公有不利于成王的心到後來事都明了於是致辟管叔于商致辟是將管叔明正其罪誅戮于商之舊都囚蔡叔于郭隣以車七乘是將蔡叔幽囚去那中國之外郭隣地方拘繫他出入却還把那七乘之車隨從他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是將霍叔來削爵為民三年之後改過自新方才齒錄他復其原爵管叔蔡叔霍叔三箇人雖是周公弟兄其所行得罪于宗社故周公不得不處治他因其罪之大小定為刑之重輕皆天討所加不敢以私恩廢公義也

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庸是常卿士是諸侯之官周公佐成王食邑于畿內畿內諸侯當有兩箇卿士周公既囚蔡叔于郭隣見蔡叔之子蔡仲能常敬德用以為己之卿士蔡叔既沒周公請命成王使他之國于蔡襲封為諸侯蓋蔡叔有罪則囚之不以弟而私蔡仲既賢則封之不以父而棄於此見周公大聖人之心真與天地一般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胡是蔡仲的名猷是道蔡在成周之東故謂之東土成王呼蔡仲之名說惟爾小子胡率循爾祖文王之明德改易爾父蔡叔之悖行能謹慎其所行之道故我命汝為諸侯于東方如今去就汝所封之國當敬之哉敬哉是勉勵他不可放失其本心也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



乃祖文王之彛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前人指蔡叔愆是罪過成王告蔡仲說爾父蔡叔以不忠不孝得罪于王室爾蔡仲當要掩蓋你父的罪過掩蓋他罪過惟在于忠君惟在于孝親這忠孝二事爾蔡仲當卓然勇往進步從自家身上做起須能勤力於敬德的工夫不敢有一時懈怠用以垂法于爾後世子孫方好然所以垂法處又不在他求只在率循爾祖文王之常教不要似爾父蔡叔違背了君上之命這兩句即是申說上文率德改行的意思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成王告蔡仲說皇天上帝他於人無甚麼私親只是有德的人便輔佐他使其常享爵位故曰皇天無私惟德是輔下民的心他於人也無有甚麼定向只是有恩惠及民的懷服他欲其常作民主故曰民

心無常惟惠之懷善是好事如敬天法祖親賢愛民這等好事雖有萬端不同無一件不是當做的若有一於此皆足以致治使國泰民安故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惡是不好的事如貪財好色拒諫虐民這等不好的事也有萬端不同無一件是當做的若有一於此皆足以致亂使民怨國危故曰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蔡仲做諸侯有民人社稷之寄可不以治亂為儆哉

慎厥初惟厥終以不困不惟厥終以困窮

惟字解做思字困是困苦窮是困之極處成王又告蔡仲說人情多是始勸終怠汝今之國凡行事當要謹其初思其終若能思其終憂勤惕勵不敢怠忽其終必不至于困苦若不能思其終苟且放肆不知儆戒其終必至于困苦到極處

懋乃攸績睦乃四隣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懋是勉勵兄弟是同姓諸侯成王又告蔡仲說勉勵尔所建立的功



績不要怠慢快事親睦爾四隣之侯國不要輕易生事寡用以藩屏王  
家防禦外侮用以和協爾同姓的諸侯與同休戚康濟在下的民  
務要安其生業拯其危難這五件事乃諸侯職之所當盡者故成王  
畫一以告蔡仲

肆爾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率是率循中是人心上道理無過不及處舊章是先王成法側言是  
一偏之言厥度是說自身上所守的法度成王又告蔡仲說汝當率  
循着心上的道理行不要有太過不及處不要妄作聰明逞一己之  
私智事亂了先王的成法詳審你目之所視耳之所聽不要惑于一  
偏之言納其讒諂改變了自身所守的法度若不妄作聰明又不聽  
一偏之言使喜怒哀惡都出于大中至正之道則予一人以爾蔡仲  
爲可嘉矣嘉是褒美的意思

王曰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成王又嘆息呼蔡仲之名說小子胡汝往之國當用心整理國事不  
要荒廢棄墜了我所命你的言語

臣謹按蔡仲之命這一篇雖是成王告諸侯之詞然多與伊尹告  
太甲之言相類伊尹說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于有仁  
與此篇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說話一般伊尹  
說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與此篇爲善不同：歸于  
治爲惡不同：歸于亂語亦相似伊尹說慎終如始又說君罔以  
辨言亂舊政與此篇慎厥初惟厥終及無作聰明亂舊章罔以側  
言改厥度尤爲相同大抵國家治亂安危之機不過敬天法祖親  
賢愛民及慎終如始這一段道理伏惟

聖明味成王之言以爲新政之助天下幸甚

多方

成王即政奄國與淮夷再行反叛成王親征滅了他回到京都作此



以告四國及天下因篇中有多方二字故取以名篇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奄是國名即今山東曲阜縣之奄至鄉宗周指鎬京王者定都的去處為天下所宗故謂之宗周成王即政之明年夏五月丁亥日王親征滅了奄國自奄國班師回來至于鎬京諸侯來朝王乃告諭他故先叙其事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猷是發語辭四國是指管叔蔡叔霍叔及紂子殷侯四國而言尹解做正字周公傳成王之命說告諭爾管蔡霍殷四國之民因以曉諭天下的人惟爾殷侯所管的正經百姓爾等及叛不常罪當誅戮我今大降恩赦宥爾之命爾等不可不知既云周公曰又云王若曰以明周公是傳王命不是專擅自家命他周公之命誥終于此篇故發

這一箇例以見在前六誥諸篇凡稱王曰者都是傳成王之命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洪是大圖是謀永是久遠寅是敬畏成王說爾奄國之人大起私意要圖謀上天之命自取滅亡不肯作久遠之計存敬畏之心以保守爾祖先的祭祀蓋奄國之叛雖是以興復商家為名然紂之亡周之興天命已定不可妄干故成王首以天命為言乃一篇之綱領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夏是指桀而言誕是大感是憂成王又說惟皇上帝降到災異以譴告于夏桀桀全不知戒懼反大肆逸豫以為樂口中不肯說一句憂民之言况敢望其有憂民之實勸是勉勵迪是開導桀既不能憂民乃大肆意于淫亂昏迷凡視聽動息不能於一息之間少加勉勵于上帝所以開導啟迪斯人者况敢望其能久于惠迪而不違於是天



理幾滅天命遂去凡此都是爾殷民所親聞的成王言此以見桀之失天命以不能憂民順天之故况紂罪浮於桀而失天命爾殷民豈可再三不靖以違天意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剝割夏邑

麗解做依字謂民所依以生如田土衣食之類甲是始靈是善舒是寬裕的意思叨是貪叨憤是忿憤剝割是戕害的意思成王說夏桀矯誣上天圖謀猜度上帝之命自分未必亡國以此不能開下民衣食之原使民飽暖却於民所依賴以為生的都抑塞遏絕住了如橫征暴斂奪盡民利乃猶大降威虐于民嚴刑峻罰以殘民生以增亂于有夏之國成王又說桀這等慢天虐民究其所因始于內嬖有施之女蠱惑其心喪敗其家家既不齊將何以治國故不能善承受天

下的衆庶不能大進于敬夫加寬裕之澤于民成王又說桀既不寬裕于民却又於有夏之民數內取那貪叨聚斂忿憤酷刑的人日加欽崇而專用之以戕言于有夏之國使民不勝其苦這一節是說夏桀慢天虐民縱惡長姦失了天命的實事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顯是明顯休是休美成王說上天之意只是要為天下求一箇有德的人與民做主桀既不能為民之主天乃大降那明顯休美之命于成湯使他為民之主致刑伐以殄滅了有夏之國謂之求謂之降不是天真去求一箇人降一紙書只是天下無主勢必歸于有道之君有道之君也辭避不得恰似天有意去求有意降下的一般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

畀是與純是大義民是賢人君子成王又說惟上天所以不與桀者



甚大蓋因他無道故喪其身亡其國雖以爾天下之賢人君子不爲不衆也不能使其長久多享其國以至於滅亡言桀雖有賢人君子而不能用也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保享是安享開是開導成王說惟夏桀之平日敬信的許多人都是賢人君子都是此貪叨聚斂忿憤酷刑的人同惡相濟大不能明以安享其民乃相與虐害其民使民無所措手足至於凡百所爲無一路可通故商大不克開如做農工的便害他農工做商賈的便害他商賈致暴民窮所以速其亡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商代夏作民主

簡是簡擇成王又說乃惟成湯能使爾天下之人簡擇而歸之以代夏桀爲生民之主蓋桀無道失了民心故民背之湯有道能得民心

故民歸之也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刑是儀刑以他爲法則的意思成王又說君道在依於仁成湯能盡君道謹慎其所依者乃以仁道勸勉于上故其民都心悅誠服以成湯爲法則用能以仁道勸勉于下孟子說君仁莫不仁即是此意以至於帝乙固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帝乙是商之後王成王又說自成湯傳到帝乙雖歷世不同無不知道明其已德不敢昏昧謹其成罰不敢輕忽故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使民都能向善去惡蓋明德慎罰便是慎厥麗明德是仁之本慎罰是仁之政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要解做結字謂結斷囚之罪犯蓋已之德不過明之而已至於刑罰有當刑的有當宥的故成王又說商家先王凡結斷囚之罪犯於其



中或誅殺那罪多的不敢輕減了他使民曉然知道惡之當遠也能用以爲勸勉或解放那無罪的不敢冤抑了他使民懼然知道善之可恃也能用以爲勸勉蓋刑所當宥有所當宥皆所謂仁之政也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爾辟指紂而言成王又說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得天下相安如此今一旦到爾君維乃不能以爾全盛之天下坐享天命以至於滅亡誠爲可閔然天命至公今紂之亡既與桀之亡一般則周之興也與湯之興一般爾殷反側不已之心亦可以自反矣

嗚呼王若曰詰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詰卽如後世詔書一般庸解做用字釋解做去字周公嘆息傳成王之命說如今以詔書告諭爾四方之人知道非是上天用意要去了有夏之國也非是上天用意要去了有商之國只是夏桀商紂無道自取滅亡不干天事這一節先言嗚呼後言王若曰是周公先嘆息

而後宣布成王之命乃史臣變例以明周公不曾稱王之意所以

君臣萬世之大防也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胥有辭爾辟指紂而言淫是淫泆胥是頹廢成王說乃惟爾君商紂倚恃爾四方之富庶全盛不知戒懼大肆淫泆非爲圖謀積慶上天之命以爲未必亡國其頹廢的言語至於矯誣上天之感衆則商之亡真是自取此以見非天庸釋有殷之意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有夏指桀而言集與積善積惡之積一般意思享是享國有邦指商而言間是代的意思成王乃惟夏桀凡所圖爲其國之政事都是無道的所爲故不能積而至于享國乃積而至于亡國所以上天降是喪亂使有商湯王代之而有天下則夏之亡真是自取此以見非天庸釋有夏之意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商後王也是指紂說逸是安逸蠲是潔烝是進成王又說乃惟爾商後王紂不能居安思危以逸居逸却淫酒無度凡所圖為其國之政事都是穢惡昏濁不清潔的怠惰苟且不長進的所以上天降是喪亂于有商此蓋隱然說周家當代商之意所以折殺民反側之心也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聖是通明之稱狂是庸愚之稱子孫是說商先王之子孫即指紂而言成王說惟通明之人其資質雖美苟自恃其通明而不加念慮則天命之性日就彫喪反做箇昏愚的人了若昏愚之人其資質雖陋苟自耻其昏愚而能加念慮則天命之性忽然復明便做箇通明的人了紂雖昏愚也有可以遷善改過之理故上天未忍遽絕之倘五年之久須待他寬暇他望其遷善改過大為生民之主然紂終不能

警悟凡所為的都是穢行無可念者所道的都是惡言無可聽者此所以必亡也蓋人心易危難安道心難明易昧一念之差雖未至于狂若積漸放肆將去那做狂人的根基便從此起一念之善雖未至于聖若積漸擴充將去那做聖人的根基便從此起周公拳、告戒之言真萬世人主之龜鑑

天惟求爾多方大勳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開是開發顧是眷顧成王又說紂之穢行惡言既無可念可聽者上天於是求民主于四方之人大警動商紂以災異譴告之威示有所驅除以開發那可受眷顧之命的人惟爾四方之人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以為民主故下文歷叙文王武王受天眷命的事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典是主式是用克堪用德是能勝用德之任即仁以為己任的意思



教是訓誘成王說上天因紂無道求民主于天下天下之人無可以當之者惟我周文王武王以仁政得民心善承受天下衆庶能勝此用德之任可以主典神天之祀上天惟用陰誘其衷使我文王武王之德政用臻于休美簡擇于衆人之中而畀付以商家所受之眷命使代于天子以尹正爾四方之諸侯此可見天之眷顧於文王武王不偶然處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成王又說今我何敢多言以告汝我只是要大降恩赦宥爾管蔡霍殷四國的民命蓋舉其有過之恩所以責其遷善之實也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忱是誠實裕是寬裕夾是夾輔之夾介是賓介之介畋也是耕種的意思惠是順熙是廣也成王說爾四國之民懷疑不安故反側不已

爾等何不誠實寬裕之道通之于爾多方乎爾等何不夾輔介助治我周王之大事而安享上天之定命乎如爾等叛亂不知天命若據法定罪當潛爾宅舍為洿池收爾等田產入官府才是我今都寬宥了爾還得住你宅舍畊你田產爾等何不洗心滌慮順附我王室以廣上天之新命乎這三節是責殷民以其所當為之事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宅是安的意思屑是輕屑播是播棄不與是不法成王又說爾四國之民其所行屢的不肯安靜自取滅亡爾等之心將未知所以自愛其身乎况商紂無道天之所廢爾等乃不能大安於天命乎我周有道天之所興爾等乃輕屑播棄其天命而不信乎天命已定不可妄干爾等乃自為不法之事圖為興復要見信于正人君子以為當然乎這四節是責殷民以其所不當為之事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極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戰是戰兢恐怕的意思要結詳斷意思極是誅戮康寧是安靜辜是罪也成王說爾四國之民我惟時用好言語教誨告諭爾等我惟時心裏戰兢恐怕虧你又要結詳斷你的罪犯開釋寬宥爾等爾等却不肯體我之意只管友側不安至于第二遍又至于第三遍了若自今爾等有不能聽用我降有爾命各安其生還粗於叛亂反覆不了我當大用刑罰誅戮爾等到那誅戮的時節非是我周家秉持君德不肯安靜乃是爾等自家做出那凶逆的事以速其罪耳這一節是中說上文迪屢不靜之意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猷是發語詞監是監治殷民的官監治之官受命分管地方有君道存焉故他所管的也謂之正祀是年商曰祀周曰年因告殷民故謂

之祀成王嘆息說告諭爾四方多士及殷之多士今爾等遷徙在洛邑奔走効勞臣服於我所命的監治之官非是一朝一夕已是五年了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為名臬解做事字成王又說爾殷多士及有受官職於洛邑共治遷民的若胥伯小大衆多之正與我所命的監治之官相處已久而等宜相體悉無或反側偷惰不能趨事務要竭力盡職無負我告教之意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和是和順睦也是和的意思成王說心不安靜則身不和順爾殷多士自己身上有做的不和順處如所言或戾於理所行或乖於義爾當勉勵於和順身不和順則家不和睦爾殷多士一家之中有不和睦處如父子不能慈孝兄弟不能友愛爾當勉勵於和睦若身既和



順家又和睦便是身修家齊大本正了由是爾所治的新邑之人都  
觀感興起懽然有恩以相愛聚然有文以相接一邑之中能使百姓  
昭明如此便是國治之效爾等可謂能勤謹於所事而不負其所職  
矣

爾尚不忘于凶德亦則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

忌是畏穆是和敬貌閱是簡閱推擇謀是圖介是助成王又說殷之頑  
民其叛亂之凶德最是可畏爾多士如今要廢幾不畏他凶德亦則  
以穆：和敬之容端處其位以臨之使他瞻仰觀法潛消其悖逆悖  
戾之氣又要能簡閱推擇于爾邑中之賢人君子以圖其助則殷之  
頑民且將革心向化有何可畏成王誘掖有殷多士之善以化服有  
殷頑民之惡其轉移感動之機可謂微矣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齊爾迪  
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畀是畀與矜是矜憫介是佑助的意思迪是啓迪簡是簡拔服解作  
事字大僚是大臣成王說爾殷多士能聽我上文所教的言語則自  
是居於洛邑幾幾可以保有家業得永遠着方治耕爾之田土若本  
分生理不復思亂上天亦將畀與爾使獲安其生矜憫爾使不陷於  
罪我周家亦將大加佑助成爾之德大加賞賚彰爾之善啓迪簡拔  
在朝拜之上使爾列于庶位庶幾勉爾之事若果能盡心以輔我周  
家雖進而任事于公卿大臣之列也不難至矣這一節是以爵賞勸  
勵殷民之意

子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勤成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  
惟逸惟頌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

享是奉承的意思逸是放逸頌是頌僻遠是遠遠多方二字先儒說  
當作多士探是取也成王告諭將終又嘆息說有殷多士爾若不能  
互相勸勉信我所命的言語爾等也只是無誠心不能奉其君上爾



若不能奉君上則凡洛邑之民都做做說道君上不必奉他看來爾等只是要放逸論安只是箇頗僻不正敢如此大違了君上之命若究其所由只是爾殷多士自取上天之威罰構害於身不干上面人事這與下一節是以刑罰懲戒殷民之意我則致天之罰離逐爾土

逃解作遠字成王說爾殷多士若大違了君上之命不肯信服我當奉行上天之威罰使爾父母兄弟妻子播遷蕩析隔遠爾之鄉土那時節雖欲安爾君力爾固豈可再得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敬告爾命

成王又說我豈是要如此多言我只是敬告爾以上文勸勉之命而已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時惟爾初是與之更始的意思周公又傳王命告多方說爾前日叛

亂之罪我都不提了如今與爾更始爾若不能敬謹以歸於和順還要乖違倡亂便是你自取誅戮赦你不成了爾於那時切莫以我為怨這一節上文稱王曰到此稱又曰乃史臣形容周公憐之斯民有餘不盡之意

臣謹按多方以上至大誥八篇大畧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蓋當紂之虐天下人如在膏火中一般所以見武王之德歸附如流不暇念殷之先生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來即面想成湯以下七王之德如父母一般紛然四起不肯服周雖以武王周公兩箇聖人相繼撫之也一時不能止他益成湯聖人創業於前太甲每六位賢王守成於後其深仁厚澤六七百年所以天下人終忘不了到西漢時君之德比之於殷如把石頭比美玉相似然王莽公孫述之徒終不能使人忘漢故光武皇帝中興之勢如建那瓶中之水一般容易何況殷先王之德人如何忘得他若周家當時無



有周公則亦危殆矣然則深仁厚澤固結民心如成湯太甲之君  
真後世人主所當師法伏惟

聖明留意

管王墩程先生文集卷之六



